

栏目特约 三越药业

扶正法治疗肺癌刍议

★ 张霆 (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杭州 310051)

关键词:肺癌;扶正;中医药疗法

中图分类号:R 734.2 **文献标识码:**A

长期以来,对肿瘤治疗的疗效判定都是以瘤体是否缩小或消失为标准的。然而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,对肺癌的治疗,尤其在中晚期,这一原则并不非常适用,甚至有害。而中医在改善肺癌患者临床症状,提高生存质量,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以扶正为主的中医治疗原则,不但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肺癌治疗,甚至也被现代医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。笔者临证使用扶正法为主治疗肺癌取得了较好的疗效,现总结如下,以为引玉之砖。

1 痘由虚而起,养正积自消

古无肺癌之名,其症状类似肺积、咳嗽、息贲、咯血等。经曰:“肺咳之状,咳而喘息,甚至唾血……而面浮气逆。”《难经》云:“肺之积,名曰息贲,在右胁下,复大如杯,久不已,令人洒淅寒热,喘咳,发肺壅。”我们认为肺癌为正气虚损后,邪乘于肺,郁结胸中,肺气壅郁,宣降失司,积聚成痰,痰凝气滞,瘀阻络脉,痰气瘀毒胶结久而成块所致。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指出:“邪积胸中,阻塞气道,气不宣通,为痰……为血。皆得与正相搏,邪既胜,正不得而制之,遂结成形而有块。”故肺癌是因虚而致实,因虚而致病,是全身属虚,局部属实的疾病。《医宗必读》谓:“积之成也,正气不足,而后邪气踞之。”因此,扶正原则当贯穿于肺癌施治之全过程。“善为医者,必责其本”,故首先应扶正补虚,顾护其本为主,“养正则积自消”。

邪毒袭肺,日久最易同时耗伤气阴。且化疗毒药易伤脾胃,放疗热毒易耗津液,惟益气养阴兼顾,才能达到气足血旺津生。补气在此尤为重要,“有形之血不能自生,生于无形之气。”肺气虚,其推动、固摄、气化功能减退。肺阴虚,无以滋润。故可见咳嗽痰少、咳声低微、神疲乏力、少气懒言、口干、舌淡苔薄、脉细弱等症。治宜养阴益气。方取沙参麦冬汤、四君子汤加减化裁。药用黄芪、茯苓、党参、白术益气健脾,太子参、北沙参滋阴润肺,五味子敛肺止咳。因为正气久虚,扶正之药不可施常量,药轻病重,难取良效,可重用黄芪配以润肺养阴药而达到气阴双补。

肺为娇脏,喜润恶燥,易为燥伤。烟毒秽气,邪热伤津,均可导致肺阴不足,故肺脏受病,阴分先伤,首见阴虚内热之

候。《医门法律》指出:“阴虚者,十常八九,阳虚者,十之一二。”临床常多见发热,以午后或夜间甚,干咳少痰伴有心烦、盗汗、口干、咽燥、舌质红、少苔或光剥无苔、脉细数等症。治以养阴清热,解毒散结。方取百合固金汤、青蒿鳖甲汤加减化裁。药用天冬、麦冬、生地甘凉滋阴,桑白皮、地骨皮滋阴清热,知母、百合、杏仁甘润益肺,与鳖甲、青蒿相配,共具养阴透热之功。酌加白花蛇舌草、半枝莲、鱼腥草、猫爪草等而清热解毒,消癌抗癌。

脾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。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,肺之通降涩滞,脾之转运无权,两者互为影响,水液停积而为痰饮,此所谓“脾为生痰之源,肺为贮痰之器”。临证常见咳嗽痰多、胸闷气短、纳少腹胀、神疲乏力、大便溏薄、舌淡胖有齿印、脉濡缓或濡滑等症。治宜益气健脾,理气化痰。方取六君子汤加减化裁。首选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茯苓培土生金,陈皮、半夏理气化痰,薏苡仁、扁豆、山药健脾渗湿,诸药配合共奏功效。

本病是慢性病,久病必及肾。肾为先天之本,内存真阴真阳,是各脏阴阳之根本,肺肾母子关系,两者相生相用。肺之气阴耗损,久则肾阴亦亏损;肾为气之根,肾亏不能纳气。常见咳嗽带血、气喘、动则喘促、腰酸膝软、畏寒肢冷、夜尿频多、舌淡红、脉沉细等症。“虚喘治肾,实喘治肺。”治宜侧重温肾纳气为法,方取淫羊藿、肉桂、巴戟天、补骨脂等温补肾阳。机体的阴阳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,“无阳则阴无以生,无阴则阳无以化。”在温肾同时常加滋补肺肾之阴的药如太子参、北沙参、天冬、生地、玄参、黄精、龟板等,使阳根于阴,阳有所附。

2 扶正可抑邪,机圆须法活

所谓扶正,就是扶助正气,增强体质,提高机体抗邪能力。通过扶正法可以监视邪、管制邪、控制邪,使邪与正长期和平共处,最大限度地保证病人机体的病态平衡,达到延长寿命和保证生存质量的目的,此为扶正抑邪。

《疡科临证心得集》指出“凡犯此者,百人百死,如能清心静养,无挂无碍,不必勉治,尚可苟延,当以加味逍遥散、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。”论述失营时云:“此证为四绝之一,难

以治疗，若犯之者，宜戒七情，适心志，更以养气血，解郁之药，常常服之，庶可绵延岁月，否则促之命期已。其应用之方如：加味逍遥散、归脾汤、益气养营汤、补中益气汤、和营散坚丸等，酌而用之可也。”我们认为高氏所用之方皆为扶正方剂，目的在于扶正抑邪。从治疗目标来说，扶正抑邪着眼于人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，以邪不破坏机体的病态平衡为目标。从临床适用范围来说，扶正祛邪适用范围广，肺癌各期都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治疗。从治疗方法上来说，扶正抑邪主张用平和补益之法，多以调理脾胃、养血益气、补益肝肾、宁心安神等法治之。从方药上来说，扶正抑邪主张尽量少用或不用有可能损及正气的药物，人参、茯苓、黄芪、甘草、生熟地、白芍、枸杞等为常用之品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临床应用扶正法时要注意用法用量，应以平补、缓补为主，以防虚不受补，切忌急于求成而用大补、峻补。经曰：“无盛盛，无虚虚，而遗人夭殃，此之谓也。”从整体观念出发辨证论治，俟正稍得立后，则不应忘记邪实的存在。《景岳全书》指出：“治积之要，在知攻补之宜，若积聚渐久，元气日虚，此而攻之，则积气本远，攻不宜及，胃气切近，先受其伤，愈攻愈虚。”临床可采用扶正培本和酌情伍用清热解毒、软坚化痰、活血化瘀、祛邪相结合，以提高疗效。不可随意盲目滥用祛邪药物，以免助其扩散，刺激恶性肿瘤生长转移。

气血虚弱之肺癌患者或手术、放化疗后，正气虚弱、气血不足，需益气养血，扶助正气。多以益气健脾生血为主，常用药有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当归、黄芪、鸡血藤、熟地黄、龙眼肉、红枣等。在应用益气养血药的同时，适当配合活血化瘀药，不仅可以增强祛瘀生新之力，又能改善血液循环，抑制结缔组织增生，防止肿瘤的生长和发展。

晚期肺癌患者，因消耗过大，加之营养摄取不足，临床上津液亏损者较多见，阴液亏损导致体内环境平衡失调，故常有阴虚内热，其典型症状有舌红、舌中少苔或舌绛无苔，故治以养阴生津，在养阴的同时，常配以清热药，如菊花、知母、黄柏、金银花，然养阴药物易滋腻碍胃，又常配以健脾理气之品，如佛手、陈皮，使养阴而不腻，补而不滞。药理学实验表明养阴药麦门冬、玉竹、天门冬、百合、天花粉等具有抗癌作用。

晚期肺癌患者常有肾虚阳气不足及水液失调之病理变化，常见形寒肢冷、面色苍白、腰膝酸软、水肿、神疲乏力等，常用附桂八味丸加减，在温肾助阳的同时，佐以养阴药，使阳有所附，并可借阴药的滋润以制阳药的温燥，补肾温阳药品补骨脂、杜仲、山茱萸等有抗癌作用。

肺癌患者日久不愈，必然损及肾阴，肾阴虚则诸脏失养，故滋阴补肾不仅能减轻和消除阴虚症状，而且能调节生理功

能，改善全身症状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，并有抗癌和抑癌作用，有利于肺癌患者脏腑功能的恢复，体液代谢的复常。可见扶正固本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，改善症状，延长生存期。

3 扶正应培本，重视先后天

扶正培本，是中医治则中的一大法则。赵献可、张介宾有培补先天肾命的学说，李东垣有补后天脾胃之理论。我们认为：叶天士甘药培中，血肉填精，中下兼顾以治虚损的方法对于肺癌患者较为适宜，临证运用得当，效若桴鼓。盖其理论是在叶氏多方求师，兼采众家之长，融会贯通而形成的，较前人更有发展。提出的“理阳气须投建中，顾阴液须投复脉”之至理名言，用于肺癌扶正，可谓字字珠玑。即用小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补中益气汤以温补中气，六味地黄丸、桂附八味丸、复脉汤等以补肾中阴阳。其补益后天，认为“脾阳宜动则运，温补极是而守中及腻滞皆非。脾阳不主默运，胃腑不主宜达，流脾降胃，令其升降为要”。脾喜温燥，胃喜柔润，而脾胃往往相兼为病，据此肺癌患者补养后天脾胃时，除纯属脾虚衰者，仿东垣之法益气升阳，而对一般脾虚患者，益气升阳不过用温燥，以防碍胃。而对于胃阴亏虚者，强调滋养胃阴，以助胃气。对于脾胃两虚者，强调脾胃兼顾，即益中汤，又养胃阴，或用黄芪建中汤去姜，或用麦门冬汤去夏，既防止其过燥，又防止其过温，此较之东垣治法，更臻全面。此外“腑病以通为补，与守中必致壅逆”。可用通补阳明之法，在益气养阴之药物的基础上，酌加陈皮、厚朴、火麻仁等行气降下之品，使胃气得以通降，以恢复后天脾胃的生理功能，也是叶氏培补后天的独到之处。

对于培补先天，我们主张：“肾阳静而望藏”，应抓住肾主静主藏的特点，见有肾脏亏虚之肺癌患者，除用一般补阴补阳药物外，多兼敛补之品，若芡实、山药、五味子、建莲肉等，以用于肾精外泄，兼肾阳不藏者。

我们临证使用扶正法治疗肺癌仿叶氏多用柔剂阳药，以补肾中阳气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补阳以防伤阴，一般不用桂、附等刚恒气质雄烈之药，恐其愈劫阴精。而对于阴精不足之患者，补益肾中阴精，又善用血肉有情之品，若牛骨髓、羊骨髓、猪骨髓、龟板、鹿茸、鹿角胶、紫河车等，补阴益阳，再配伍肉苁蓉、菟丝子、沙苑子、杜仲、枸杞子、熟地等。形成了补肾益精的治疗用药，较之六味、八味、左归、右归以熟地为中心的补肾方法又更适合肺癌患者。

总之，先后二天的关系为“脾阳宜动，动则能运。肾阳宜静，静则能藏”，“肾阳自下涵蒸，而脾阳始能运筹”，补后天时重现养先天，而益先天又重视培后天，中下兼顾，脾肾两补，注意刚柔、动静、升降诸方面的关系，强调随着脏腑不同特性而施用补虚之法，对肺癌患者的扶正有很大的实际意义。

(收稿日期：2006-10-16)

● 临证心得 ●

